

花蓮、巴黎——給L

L，也許你還在思考我們的故事
是否誕生自她的缺席？防備的目光
總有招致攻擊的本事，然而感到害怕總比絕望好
比起原諒所換來的自由，與悲觀通姦的抒情
是更為雄辯的，就像一名無懼於光天化日的盲者
那麼美，那麼茫然——七月自咖啡館出發
午夜和平東路到臺灣最北的邊沿，
你我靜靜地坐在沙灘上等待日出
為了與你稀鬆的一席話我花了多少時間
參與多少古今人士在書頁中的研討、辯論：
波特萊爾、葉慈、楊牧，一座氣候的拜占庭
使我們在面對啟蒙的藍天以及越漸高升的太陽時
僅剩下身體的直覺。錯視中的陽光落在海上
變成千萬只虛設的十字架，在生的恐懼
和死的恐懼之間有的是當下的罪惡感，
我們永遠沒辦法告訴世界，一種洞若觀火地
忘卻，就像學院長椅上的老人
在越發稀薄的陽光中發抖，或者一個孩子在風中
追逐落日下沉，你我選擇以青春的名義
經驗那老年才經驗得到的榮耀，因此幸福
永遠都是平庸的。同樣地，坐在稀薄的沙灘上
想像太陽自開自落，到底就是一種無限衍意的過程
你我彼此相似影子不過符解與符意交媾出來的集體印象
詩是許你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還是打從降生那刻
許你一對自由的腳鐐為鎖國的暴君們起舞、謳歌
此岸彼岸，我感到我們的自尊不夠用，試圖壓抑
投射、逃避現實，來保持對它的不解
然而眼下你我相互言語的人稱，卻又像是蜜蜂的口器
學習咀嚼一些被花粉遺忘的苦澀，無論我們在談些什麼
都在講究如何表達一個至善至美的遠方，是吧
恐懼者的沈默比死者更深，因為他永遠
要以背叛一次槍殺的名義生存